

文娛材料選輯

第三集



目 次

活捉匪司令(快板)·····	赤 子 (1)
偵察員渡海殺敵記(說故事)·····	黎 兵 (7)
她上了圈套(說唱)·····	冲 白 (20)
雪夜上學(唱詞)·····	重 山 (33)
相女婿(說唱)·····	張聲澤 (40)
進城辦喜事(單絃)·····	賈承基 (47)
麻雀對話(唱詞)·····	羅 源 (56)
懶蛋和雞蛋(書帽)·····	張繼樓 (59)
“四等幹部”(相聲)·····	陳 宣 (62)
枉費心機(演唱)·····	長 明 (74)
富農的陰謀(滬劇)	
江蘇南匯縣志浩區港南鄉農民業餘劇團集體創作 倪東舟執筆	(92)
一家人(獨幕話劇)·····	王憲祖 (109)

活捉匪司令(快板)

赤 子

解放軍渡海戰打得好，
解放的島嶼不算少。
這故事出在浙江大鹿島，
以前是蔣匪盤據着。
守島的司令名叫何卓權，
他的年紀已有五十多。
年青時就是個小土匪，
一貫與人民爲敵無惡不作。
蔣介石派他領兵來守大鹿島，
這個差使他覺得真不錯。
何卓權自誇“大鹿島的地形好，
解放軍要登陸就好比撲火的燈蛾！”
他說這話還沒一個星期，
大鹿島的敵人就全部做了俘虜。
解放軍在俘虜羣裏仔細看，
就是何卓權和他的副官找不着。
這島四面是水頭上是天，
兩個匪首怎能逃得脫？

指導員挨個兒問俘虜，
俘虜個個搖腦殼。
有的猜：“他可能投了海？”
有的說：“他一定還活着。”
衆人說法不一致，
下落不明難猜測。
日子過得實在快，
不覺過了七天多。
這一天星星月亮全沒有，
黑黑的雲彩把島遮。
海浪聲音嘩嘩響，
就好像千軍萬馬唱戰歌。
那天半夜兩點站崗的，
就是解放軍×部二班的戰士叫王珂。
王珂站崗最警覺，
知道敵人鬼計多。
忽聽得山下“咕嚕嚕……”，
像是塊石頭滾下坡。
奇怪奇怪真奇怪，
莫非我耳朵出了錯？
山邊沒有部隊住，
這個聲音難琢磨？
他定住心又聽了聽，
什麼東西也沒發覺。
只聽見海浪嘩嘩響，

一浪一浪不住撞山坡。
王珂把身子往後挪了挪，
猛發現有個黑影往上摸。

放下王珂我不講，
單把黑影說一說。
只見黑影輕輕往上爬，
彎腰駝背像個大駱駝。
爬着爬着站起身，
已經來到炊事班的切菜桌，
他趕緊閃身進了草棚，
東摸摸，西摸摸。
行軍鍋上沒鍋蓋，
他一伸手就插進了鍋，
鍋裏全是豆腐乾，
心裏的那份高興勁就不用我說。
手抓起豆腐乾剛想往嘴裏放，
就聽身後有人吆喝：
“不許動！”
電筒照着他的頭，
渾身不住打哆嗦。
連忙跪倒在地上，
雙手舉過腦袋殼。

放下王珂帶俘虜，

再把另外一個人說上一說。
這人生就一副蠢豬樣，
又高又胖滿腦袋白頭髮沒幾棵。
他在島邊亂石崖底下，一個小洞裏半坐半臥。
這個地方可不暖和，
潮水來時，水高有半人多，
退潮以後，石頭上的涼氣叫人打哆嗦。
他一邊躺着一邊想，
越想肚子裏越覺餓。
“狗日的副官真缺德，
一定是偷到吃的忘了我。
這日子混到哪天才算完，
弄得我死不死來活不活！
蔣光頭他也真混蛋，
不派救兵援助我。
他成天光叫‘反攻大陸’，
嘴上光喊管什麼。
他光知道跟美國老子在台灣把兵練，
救兵他就不肯派給我。
解放軍攻打大鹿島，
他不管我這個司令死和活！”
越想越氣直起腰，
唉喲！
忘了洞小、人高、撞了腦殼。
海風吹得渾身冷，

越冷肚子越覺着餓。
“副官怎麼還不來？”
天亮了還得吃田螺。”
把手伸到兜兒裏去，
摸出螺螄十幾個。
用別針挑出裏面的生肉，
一口一個嘴裏擱。
吃了三四個沒有味兒，
閉上眼睛睡睡再說。
一覺醒來睜開眼，
火紅的太陽照山坡。
“副官怎麼還不來？”
猛聽見副官在洞外把話說：
“司令，出來吧！
洞裏的日子不好過。
解放軍優待俘虜，
不打不罵不挨餓。
好菜好飯這兒全有，
自找苦吃爲什麼？
勸你仔細想一想，
死在洞裏犯不着！”
何卓權一聽傻了眼，
又假裝鎮靜把話說：
“我這兒還有一枝步槍，
外加子彈幾百顆。

誰要是大膽敢進洞，
來一個我打一個。”
外面有個解放軍笑了笑：
“這小子淨閉着眼瞎胡說。
你副官說你有枝步槍，
子彈不過兩三顆！”
何卓權抓了抓腦袋想出洞，
打死餓死都犯不着。
又覺得自己是個司令，
不能隨便做俘虜。
“要我出洞也容易，
我把條件談幾個。
先給我一包好香煙，
然後弄頓飯吃，咱們再說。”
他是故意拖時間，
王珂在洞外氣不過：
“指導員，這個小子找麻煩，
扔個手榴彈，省得他囉嗦！”
何卓權一聽心慌亂，忙爬出洞口打哆嗦。
“同志，慢着，慢着……有話好說。
我就是何卓權，
司令就是我。
毫無抵抗力，
同志，你那枝槍可別走火！”

（原載“文匯報”）

偵察員渡海殺敵記(說故事)

黎 兵

甲 今天我們倆來說——

乙 說個故事。

甲 一不說祖國大建設——

乙 那你說啥？

甲 二不說增產節約——

乙 別囉嗦啦，到底你要說什麼？

甲 我說一段現時的解放軍英勇殺敵的故事。

乙 大陸上早就沒有蔣匪軍隊了，當然也就沒有戰鬥；沒有戰鬥，從哪來的解放軍英勇殺敵的故事？

甲 你這麼一說，我就知道了。

乙 你知道什麼？

甲 我知道你思想上有點兒麻痹。台灣還沒解放，蔣賊軍還經常派飛機、軍艦和武裝特務來搔擾我們，你不但不提高警惕，還從思想上解除了武裝，真危險，這真該受批評，真該……

乙 得啦，得啦！別沒事淨給我扣這許多大“帽子”，我不過是考考你，看你時事學習的如何罷了。——你到底說什麼？

- 甲 說一段解放軍偵察部隊夜襲金門島吧。
- 乙 歡迎，歡迎。你這個故事是自己製造的，還是在報紙上看到的？
- 甲 鬼話，這樣故事哪好製造，是前些日子，我有一個同志從海防前綫回來，他講了這麼個戰鬥故事給我聽，我在這裏再不辭辛苦的講給你聽聽。
- 乙 我先表示感謝。不過我對你要講的故事倒有個看法。
- 甲 領教，領教。請問有啥看法？
- 乙 說出來你別生氣，這就叫作“現買現賣”。
- 甲 你怎麼淨打擊我的情緒，我不說啦。（扭身走，被乙拉住）
- 乙 別那麼大的火氣，我這個人就是這樣，心直口快，說話不注意，容易得罪人。（忽然想起什麼）哎？你說的那個金門島在哪？
- 甲 你連金門島都不知道，真成問題，真該……
- 乙 真該批評。先別急，讓我猜猜看。
- 甲 你猜吧！
- 乙 金門島一定在海裏，我國只有東邊靠海，東邊也只有山東、浙江、福建靠海，那麼金門島——大概，也許，可能是在浙江省東邊。
- 甲 你從哪學來這一套大概也許可能的名詞？
- 乙 你是明知，還是故問？（京戲道白腔）
- 甲 又上來戲癮啦。只有不知，哪有故問。
- 乙（神氣活現）我這二年的教條主義總算沒白學吧！
- 甲 失敬，失敬。可惜沒猜對。
- 乙 那麼你猜在哪？

- 甲 你臉皮真够厚，自己不知道還叫別人猜。我不用猜，這點比你熟悉得多。是在福建省的南邊。
- 乙 我猜的也差不遠呀，在兩千五百萬分之一的地圖上，也不過二指遠。
- 甲 (諷刺地)對，差不遠，最多也不過千兒八百里路。
- 乙 好啦，別廢話啦，你還是講故事吧。
- 甲 這故事就發生在去年八月裏，這一天，福建南海面上，風平浪靜，海水明光晶亮。天，漸漸的黑了下來，月亮像一把鐮刀似的斜掛在天空，這時忽然……
- 乙 颳起颳風來啦。
- 甲 瞎說。忽然在海面上發現了一隻小船，唰唰唰像飛一樣的跑着。
- 乙 大事不好，快去報告解放軍，這一定是蔣賊的特務要登陸！
- 甲 你不了解情況淨瞎講。這是我們自己部隊的一隻小船出發了。船頭上站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偵察排長，你看他膀寬腰粗，濃眉方臉，兩隻眼緊緊盯着前面那個地方，心裏可就盤算開了。
- 乙 這個排長也真奇怪，他有事怎麼不在家盤算，單站在船頭上想什麼？
- 甲 他想：上級命令我帶領一個偵察班去襲擊金門島上的蔣賊軍，並要求我徹底完成任務，又不能有傷亡。這是以少勝多呀，可得好好計劃計劃。
- 乙 這件事情可真不易啊，這是“虎洞取虎子”，可得特別當心，好好仔細盤算盤算。

- 甲 排長想着想着，把拳頭一握，腳一躁，下了決心：不完成任務，就不回來見上級。
- 乙 決心這麼大呀！沒有問題，就憑着這樣堅強的決心也保證能完成任務。
- 甲 是啊。可是單憑勇敢和決心還不行。
- 乙 不行，還需要什麼？
- 甲 還要有智慧，要機警靈活。排長越想越覺得責任重大，可是他越想心裏也越高興。
- 乙 你越講我越糊塗，怎麼責任大心裏還能高興？
- 甲 你聽我說呀。上級交給他這樣個渡海襲擊敵人的任務，他雖然覺得任務艱巨，責任重大，可是上級能把這樣的重大任務交給他，也感到非常光榮，所以他很高興。
- 乙 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真不虧爲人民解放軍的偵察排長。
- 甲 這時候，小船像一支離了絃的箭一樣，在水面上飛着。排長在船頭仔細一看，喝！前面不遠有一個黑乎乎的東西。
- 乙 糟啦！那一定是敵人的兵艦，這樣小船碰到敵人的兵艦那可是胡鬧，快往後走吧，明天晚上再來。
- 甲 別瞎扯。不是什麼兵艦，那黑乎乎的東西就是金門島。偵察排長剛想下命令，忽然聽到“乒乒乓乓！轟！”
- 乙 壞了，敵人發覺了，這回可要出亂子，捉雞不成得蝕把米啦。
- 甲 你怎麼這樣驚慌失措的，要叫你碰到這樣情況準得抽腿就跑。
- 乙 我呀！你別“門縫看人，把我給瞅扁了”。要我碰到這樣

情況——

甲 怎麼樣？

乙 我就豁上命和那些兔崽子拚了。

甲 你這一拚可就糟了。

乙 這可真難煞人，回去不好，拚了也不好，無論如何得想個辦法呀。

甲 用不着想什麼辦法。剛才乒乒乓乓不是敵人發覺，是那些賊軍在這孤島上四面靠水，一面朝天，離大陸又近，就怕解放軍去揍他，所以他們經常和發神經病一樣，半夜打槍，五更放砲，給自己壯壯胆。

乙 鬧了半天是這麼一回事。那排長就該再往前走啊。

甲 偵察班這隻小船又往前一靠，可不得了啦！

乙 怎麼啦，啥事？

甲 一條又粗又長的電光，在半空一晃一晃。

乙 啊呀！這準是敵人的探照燈，該快躲起來，別叫敵人看見。

甲 不，排長沒隱蔽，仍然站在船頭上。

乙 這不是胡鬧？排長也不能這樣的勇敢呀，倘若被敵人打傷可怎麼辦？也不用襲擊了。

甲 你懂什麼？淨跟着瞎咋唬。那是敵人兵艦在島子後邊躲着，怕我們的飛機去轟它，就整夜的使探照燈在半空東照西照，中間隔着島子，根本就看不到排長他們那隻小船。

乙 你早說呀，叫我提心吊胆。（拍拍胸壁）

甲 排長那隻小船又往前划了一陣子，這時，天已經半夜

了，船離岸也不過一百米（公尺），偵察排長不慌不忙的下命令：“同志們涉水登陸。”

乙 先別急，應該先試試水有多深，再下水也不危險哪！

甲 你怎麼搞的，一點骨氣也沒有，不是怕敵人發覺，就是怕叫水淹死，你這個人保險不能當解放軍。

乙 你先別急着給我作結論。我這是替排長和偵察班擔心哪。

甲 你放心，解放軍同志們，爲了解放台灣，整天在海邊練兵，還能不會游水嗎？

乙 對，對！言之有理。全班都涉水登陸了。

甲 排長第一個跳到水裏，接着一個跟一個都跳下水去，排長在前頭領着，真像一些小老虎似的，直撲海岸。

乙 敵人看見了沒有？

甲 蔣賊軍也沒長雙夜貓子眼，他們怎麼能看得見。排長領着這個偵察班上了岸，又摸過沙灘，前邊不遠就是一座又高又大的山峯。

乙 又壞事啦，是不是叫山擋住了去路？

甲 山哪能擋住去路。排長來到山根一看，敵人的營房清清楚楚就在前邊不遠的地方，排長正要分配任務，忽然聽到山腰上有腳步聲，緊接着就有人喊：“哪一個，不要動！”

乙 快開槍打死這個傢伙吧，不然，他會跑回去報信的。

甲 別急呀，敵人並沒有發覺。

乙 真奇怪，那他吆喝啥？

甲 他們是被解放軍打怕啦，放哨的時候，總是東喊一聲，

西叫一聲，這也是蔣介石賣國賊的“精神戰術”。

乙 這就更奇怪了，他害怕爲什麼要喊呢？要是悄悄的找個背風的地方睡上一覺可有多好。

甲 放崗要是睡覺，叫當官的知道，吃不了得兜着走，第二天準得挨上幾十軍棍，說不定還要槍斃。

乙 真毒辣，他們還有點兒人味沒有。那麼他別睡覺，也別喊，不是更好嗎？

甲 他是想壯壯胆子。可是他這麼一喊不要緊，排長就在山脚下抬頭向上一看，一個敵人挾着槍站在石崖上，兩隻眼直往海面上看，他一點也不知道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偵察英雄們就在他身眼前。

乙 嘿！解放軍的同志真够勁，幸虧沒有開槍，要是一開槍，準把事情給弄糟了。

甲 等敵人的哨兵走遠，排長就率領全班，一個搭着一個的肩，攀上了石崖，又順着一條小山溝慢慢的向前摸。

乙 這點我很清楚，解放軍同志最擅長黑夜走路，既沒有聲音，也不會調向，不用人領着也能走。

甲 他們順着山溝走了不遠，就看見前面有一座營房，可是這條小溝也到頭了，再往前去，就是一片平川，一點隱蔽的地方都沒有。排長再仔細的向房子一看，門前還有一個哨兵，兩隻胳膊攙着一棵美造步槍，直打瞌睡。

乙 快動手，這真是好機會。

甲 別發急，性急吃不得出籠饅頭。排長回過頭悄悄的對全班說：“同志們，房裏敵人的情況現時還摸不清。”排長的話還沒說完，旁邊有個同志就沉不住氣了，他說：“排

長，快下命令吧，我要求打先鋒。”（大聲）

乙 小點聲，這不是在家裏。這位同志真是比我還性急。

甲 排長接着又說：“小石同志，你的任務是看住敵人的哨兵，不許他挪動一步；老劉同志，你到房子門前去把守，你的任務就是要切斷房裏和房外的交通，不許一個敵人跑出來，也不許一個敵人走進去；班長率領一個組到左邊隱蔽偵察，副班長率領一個組就在原地不動，看到那裏發生意外情況，就過去援助。”

乙 這個排長了不起、真會指揮，他這樣一佈置，就成了甕中捉鱉，手到擒出。可是排長他幹什麼呢？

甲 你剛才不是說過了嗎？排長可就先下手捉鱉了。好一個英雄排長，他把身子往地上一伏，肚子緊貼着地皮輕輕往前爬着，兩隻眼緊盯着那個哨兵，忽然見那個哨兵一縱身站了起來，挾着他那根美式步槍朝着排長這裏跑過來。

乙 那排長怎麼辦？現在一動手就要打草驚蛇了，可是不先下手又怎麼辦？敵人過來了。

甲 是啊！那個傢伙越走離排長越近，眼看來到排長跟前了，這時候，排長他就……（喝兩口水，故意磨時間）

乙 他就怎麼的？你快說好不好？（伸手把甲的茶杯奪下）

甲 排長這時就連動也沒動。

乙 等叫敵人捉活的！

甲 哪能。他想捉活的，那真是做夢吃餃子，淨想好事。

乙 敵人又來到跟前，排長爲什麼動也不動？

甲 排長一看他那副怪姿式，就知道他沒有看見。

乙 那敵人爲什麼朝着排長來啦？

甲 是這樣：敵人哨兵眼看來到排長跟前，可是他又來了個向右轉。

乙 幹嗎？晚上又不出操。

甲 哨兵向右一轉，又走了幾步，只聽得“嘯”的一聲拉開了褲腰帶，接着就把褲子脫了下來，撲啦撲啦的響開了。

乙 你這一說我可明白了，原來是敵人“打野外”找廁所大便去啦。

甲 排長一看，來了好機會，就貼着個地皮，輕輕的往前爬，真是連口粗氣都不敢喘，一直向敵人那座營房爬去。到了房子跟前，他就順着牆根摸進了屋裏。屋裏黑得像個洞一樣，什麼東西也看不見，只聽得這邊呼的一聲，那邊哈的一聲，有的地方還格格亂響。

乙 這是怎麼回事？是不是這些賊軍在屋演“封神榜”？

甲 不是。這些賊軍睡覺，有的打呼，有的就打哈，有的還磨牙齒。

乙 原來這些傢伙睡得像一窩豬一樣，怪聲怪氣的出他媽美式洋相。

甲 你看排長他右手捏着槍，左手就輕輕地往前摸，又往前一摸，手碰到一個鋪板上，他就順着鋪板往上一摸，一下子碰到一個熱乎乎、軟綿綿的東西。（故意裝着咳嗽，又掏出手帕抹抹嘴）

乙 快說呀，真急死人，早不咳嗽，晚也不咳嗽，單等這個節骨眼你倒咳嗽起來了。到底碰到什麼？你快說呀。

甲 排長急忙把手往後一縮，真不湊巧，又碰上一塊熱乎